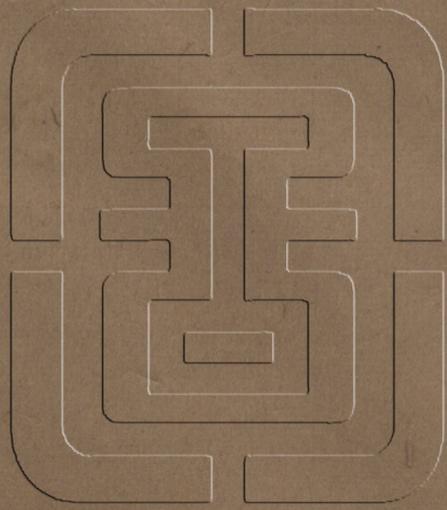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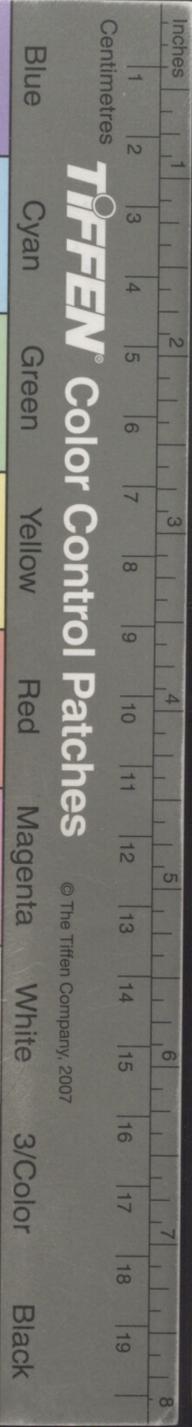




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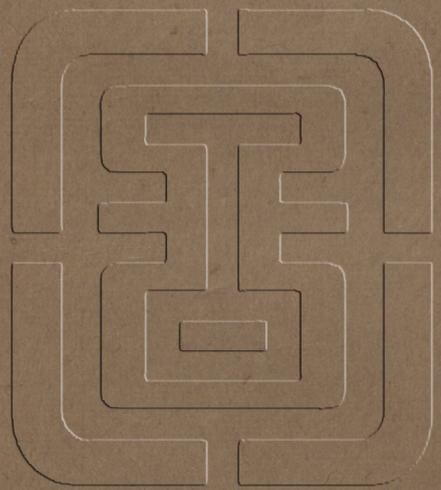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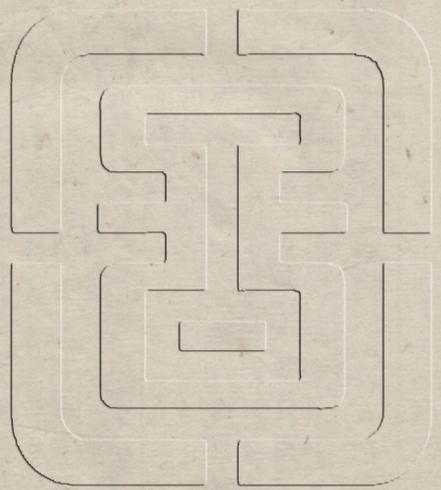
六臣註文選  
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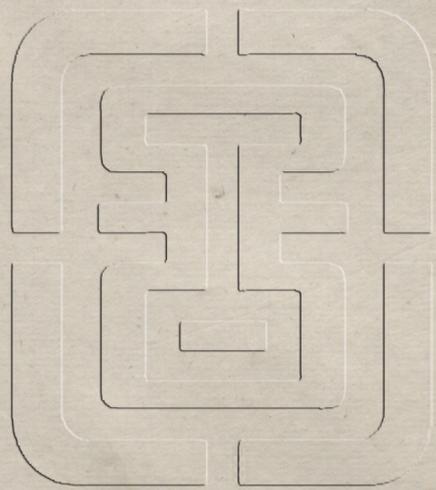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

論五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筆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

西華冬月著葛屨練裙路逢峻峻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激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翰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善曰

此假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饒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

奚此之問

善曰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向曰奚何也

客曰夫草

蟲鳴則阜螽躍善曰欲明交雕虎嘯而清風起道不可絕故

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嘍嘍草蟲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鳥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大行之優而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濟曰草蟲鳥阜螽超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韻文不可絕也雕謂虎文如雕畫故網因温於相感霧用

雲蒸嬰鳴相召星流電激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

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代木丁丁鳥鳴嬰嬰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吞實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良曰網温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嬰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激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善孖生逝而國

子悲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

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趨舍同也孖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

廣絕交論

知我也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孖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赴為無知已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苗道叶五臣本膠漆

志婉變力於填篋後移反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

篋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苗子建曰竹宜誅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氤氳醕烈淑郁楚辭

曰蘭苗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雍重少與義交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因漢書贊曰婉變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壘仲氏吹篋毛萇曰士曰鍾竹曰篋此曰琴瑟填篋皆樂器其聲相和也蘭苗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貌婉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揜篋其分如蘭苗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玉書玉牒

而刻鐘鼎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若簡策而傳之太公金

賈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若金版

墨子曰琢之盤玉銘於鐘鼎傳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記也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

孟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孟器也衡山有五壁禹所刻文名玉謀古人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也

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

聖人聖變其章端若繩墨使匠石斲之匠石連斤成風斲之盡

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百質死矣矣自夫子之死

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

山鐘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水子期曰善哉湯

湯子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賞音者濟曰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餘同善注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衣忽夢見元伯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于未我忘豈能相及

式况然覺居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空

而柩不進其母細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

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

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脩墳種樹然

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

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

食晝即至寘夜徹旦彪曰相與父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

死伯牙破琴為陶陶哉良曰陶陶和樂貌餘同善注

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

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靈雜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

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雖陽賈人子以心

計侍中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

陰雖巧於歷數及心算之而朱益州汨

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嬾人靈於

廣絕交論

豹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以為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邪奚

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

雅曰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臣絕交游司馬

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李斯曰秦更名

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鸛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社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揚賦曰蒙竊感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銑曰伯亂彝常也與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鷂驚鳥豺虎攫獸貪而無親鸛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若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談訓蒙客自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

**主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

**濕變響張羅沮** 將澤不觀鴻鴈雲飛 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無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觀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所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無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知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厥後科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致有緩急微枉推終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鸛鷂已翔乎東顧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異物志曰沮有柔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曰菹沮與菹同

廣絕交論

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 向曰听笑貌循絃曰微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無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

**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龍驤虬屈從道汗** 鳥隆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驤之

讓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維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德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 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驤騰也蠖蟲各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隨時隆殺也而況交道乎

**日月聯璧**

**贊疊疊** 亡鬼 之弘致雲飛電 五臣本 **薄顯棣華**

**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

**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眷而為言** 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

亂也王者設教從道行隆太平則明靈靈微妙之弘致道我則顯赫華權道之微自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懸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靈靈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雷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玄珠乃使象開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日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良曰日月懸璧謂太平時靈靈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棟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君憂共戚

**其愉樂恤其陵夷**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君憂共戚

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組織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珠璧然後為器物也

**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詩鄭文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喻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

謂不可逢也。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善曰：上明良朋，比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首義曰。」

狙，伺人之間隙也。杏實，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

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芳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矣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導，感焉。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向曰：逮及也。

叔出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也。謂伺人之間隙也。颺，起也。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為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萌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

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善曰：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褚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雷奔雷駭也。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如素交如水之淡也。然則無則字。利交同源派流。

廣絕交論

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

術法也。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若其

寵釣董石權壓梁竇。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

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從其儀，只

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枯

巧柱檉衣以縵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

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權威柄，凶忍日積。又曰：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

輔斯職焉。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

當時，鈞壓猶重也。泛言雕刻百工，鑪捶朱萬物吐漱

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雕刻百工鑪捶朱萬物吐漱

與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覺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

火所居也。李嶺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端切。范曄

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其燠灼。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

火所居也。李嶺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端切。范曄

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魯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仿佛風塵用垂頌馨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鍾灼四方震耀都鄙統曰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與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嗽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魯豐謂懼燠灼威也

**駑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善曰蔡伯喈

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相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士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騖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揆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

**皆願**

**摩頂至踵**許惟切五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殉荆卿湛**沈

**七族**五臣注

**是日勢交其流一**

**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贖肝膽李願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技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並言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

**富**

**陶白貨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而鳴鐘**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爲陶天下

**平原而懸騎居里開**

**汗**

**而鳴鐘**

**而鳴鐘**

**而鳴鐘**

**而鳴鐘**

**則**

**則**

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五臣本冀宵燭之末光邀

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鮪省鱗萃分鴈鷺之稻

梁雷玉笋之餘瀝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帝

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

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

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

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相語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

下掃室布席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

屋德潤身周易曰賈以官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

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潘岳京辭曰望歸瞥見鳧藻

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輒車馳西京賦曰鳥集鱗萃曾連子曰

君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鸞止君園池呀

君稻梁說文曰笋玉笋也史記馮于兒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

時賜餘瀝輸曰綱樞以綱為戶樞者糞手也甘茂謂蘇代曰

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

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

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也曾連子曰君鴈鷺有餘粟竿

廣絕交論

辭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躍躍水自鱗萃言

多也求其養鴈之粟發辭之瀝者言少也

銜恩遇進款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

**流二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君遇謂以

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憤思致款誠禮

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

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統曰

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

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水賄謂

**陸大夫宴**五臣本**喜西都郭有道入倫東**

善曰漢書曰高

祖拜陸賈為大

國公卿貴其籍甚播紳羨其登仙

善曰漢書曰高

祖拜陸賈為大

籍甚者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

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傳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

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

善人倫小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

謙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

大也

也郭泰傳通寶籍游於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搢紳士子  
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願也

以頌錦頤六頤將頤過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善曰解朝曰蔡澤頤頤折頤涕唾流沫西

言黃馬驪牛二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

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

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二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

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高神翰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

不足難也王張碧雞頤田持節使者敬形金精神馬票劉碧雞

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方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

來翔方何事南荒也濟曰蔡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也為三也言辯者以敘溫郁

此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本作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

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善曰毛萇詩傳曰煥煥也郁與

煥煥古字通也劉向別錄曰鄒衍

在燕有谷寒而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王逸楚辭

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

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必與李膺善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莊子曰手挽懸指四方之氏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良曰溫燥煖也嚴苦威急也飛沈喻高下

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

閣攀其鱗翼頤其餘論附駟子驥之旌端軼

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善曰禮記曰人生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

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天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

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適好也雁鳴釋賁曰子猶不能騰雲

廣絕交論

廣絕交論

廣絕交論

也踰攀附也巧乞也鼠羆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  
白博通附辭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尾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  
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長  
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

**陽舒隆慘生民大情憂**  
善本  
**合歡** 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五臣  
鳥因將死而鳴哀五臣本竹哀鳴善曰西京賦曰人在

於天下而不得所趣是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志  
江湖驪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  
煦以沫相濡以沫尚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  
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志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  
將死其鳴也哀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  
夫吳大夫被難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

**風之盛典**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  
夫吳大夫被難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  
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  
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隰下之水回復也流誰不愛其所近悲  
其所親者乎 濟同善注谷風詩刺朋

**斯則斷金由於淑**  
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實子于懷實致也

廣絕交論

**小隘列頸起於苦蓋** 胡臘反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曰子之宅欲隘置壁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  
左氏傳范宣子戲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 良曰朋友  
之心同金錐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  
其重也欲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

**是以伍**  
**負濯既於宰嚭** 補 九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善曰言宰嚭由伍負濯既而榮顯嚭既貴而諸負  
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

**其流四也** 善曰言宰嚭由伍負濯既而榮顯嚭既貴而諸負  
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  
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漑濯也在於  
貧賤類乎泥滓蔡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  
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  
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子奔吳亦以嚭為大夫吳越春秋

曰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  
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  
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  
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  
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

乃使賜子胥屬鏃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素畢吳子  
卷五十五

使太宰詔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詔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秦撫翼俱起 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既洗濯也宰詔因子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相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 馳騫之俗五臣本交謂宰詔厄楚奔吳陳張困秦立趙也

澆薄之倫五臣本無不操權衡秉織績衡所以揣作俗字

初其輕重績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

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雲白善曰阮子政論曰交

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享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

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績織績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績以候氣運命論曰顏用大賢魏志

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曾史蘭薰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靡止元為鳳雛曾史史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籟為郝彥文

曰雪白冰折激然耀出也 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

秤績絲揣量也言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縣量氣之麤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六重也龍翰鳳雛前君子蘭薰雪白喻芳潔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

河漢 善曰言舒向之辭 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士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何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陌絲庸帛何以異哉如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

之有五色之巧也 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

之深司馬長卿揚子雲文章如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大冲詠史詩

曰視之若塵埃然舍司馬誅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

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揚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 濟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澆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 若衡重錘

豆一毛而濟之士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救豆也

銖鑿微影飄撤匹雖共工之蒐隱驩兜之掩義

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

也侯瑾第賦曰激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護獲屢社頤曰謂共工也蒐隱蒐惡也左

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奸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漢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

謂楚莊王曰莊躋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司馬彪

曰東陵陵名公屬齊南也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躋其略切良曰銖銖輕也影撇鑿飛貌前有氣勢之人蒐隱蒐惡也共工少

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奮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躋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

陵地皆為匍匐透迤折枝紙痔金膏翠羽將

其意脂韋便辟婢導其誠善曰說文曰透迤邪行去

前踞而後恭嫂透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

廣絕交論

案摩折手節解罷杖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

痲債擊者得車一乘紙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邪穆天

子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灼也灼音綽字

漢書曰絲王閼侯亦貴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

帛筐篋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韋王逸曰

菜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翰曰匍匐伏

行透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案摩手足也痔後病也宜人紙之

言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隨共工驩兜莊躋盜跖之徒亦為之

盡敬按摩手足紙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

也脂韋柔弱使碎曲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

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實

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

流五也善曰禮記曰苞苴饋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裏魚肉

者或以韋或以茅香實獻曰鈇思毫芒之內銑

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饋問以裏魚肉也

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

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凡斯五義同賈古鬻故桓

譚譬之於闔閭林回諭之於甘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

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

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蕭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住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

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

賈也醴甘故速壞也今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也餘同善注

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

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

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文

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襲因也說死雅雅門周對五音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坐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善大

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齊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恒通

塞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

此則殉五臣本作殉利之情未嘗異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

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五臣本作也字善曰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

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

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情同譎詐

則異變化謂貪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而翟公方規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

規然勸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五臣本無乎字善曰莊子曰

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

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清乃見穀梁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翰曰規規心貌也箴刺也言人之

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珍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

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銑曰珍純黷雜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 **難固易攜** 讎訟所聚二譽也 善曰杜預左氏同也 離訟爭也 **名陷** 饑饉自介所羞三譽也 善曰左氏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饑饉發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濟曰陷沒也饑饉貪財食也言趨利沒名聲求貪 **古人知三譽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擯** 楚朱穆昌言而示 **絕有旨哉有旨哉** 善曰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束召尚仔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數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捷之令寄練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棘也 鄭玄曰夏楸也楚荆也夏與後古今字也尚善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寄言 輝他得宗象因得珠旨哉言乎 良曰梗病尤過也擯楚杖也

廣絕交論

昌當也百美也美哉美丹 穆之情遠也餘同善任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風招民譽** 善曰漢書上以善劾責揚僕曰曰晉悼公即位木官之長皆民譽也 翰曰樂安郡名髦傑俞英彥也縮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 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 **道文麗藻方駕曹王奕詩** 善曰曹王奕詩 俊邁聯橫 **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善曰孫綽集道麗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曹王子建仲言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詩裴松之案詩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再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 銑曰道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祭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郭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 **見一善則肝** 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

衡扼腕半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

朱紫由其月旦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吁張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

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曰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

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

從兄曄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曄更品題故曄南

俗有月旦評焉向田時衡驚視貌扼揅揚舉也抵掌側於

手擊掌也唯黃善惡也物口也朱紫品藻也餘同善注

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輜側擊鞞為坐客

恒滿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

龍門之阪善曰西都賦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輜湊浮食

者多解朝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危曄後漢書曰

袁紹賓客所歸輜輶比較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

輜史記蘇秦曰臨畜之塗車較相擊說文曰輶車軸端危曄後

漢書曰孔融曰座上客恒滿又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

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濟曰輶輶華車也輶車軸頭也閭域門限也

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隩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

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隩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

堂李膺之門耳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

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善曰戰國策蘇

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而立于市人莫與言

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

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驢車上

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繫而哭之驥於是

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

無廁拔僕也備技翦拂育義司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

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人有相

摩漢典職儀曰以丹塗地故稱丹墀長都賦曰躍馬疊迹良

曰盼視也言士人因訪顧盼翦拂而升臺首者摩肩疊迹言其

多也影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塗塗地故曰丹墀

之庭也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本之清

廣雅文論

塵庶羊左之微烈

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

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苑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雲計不俱全乃非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雁獲與王將軍書曰省鼠雖患猶知微

列 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與任助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餘同善注

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前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寘

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

子曰夫差冥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承後漢書徐禕字齋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赴車萬里常於家預多雞一隻一兩絲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曰茅藉以雞置前啜酒畢留謁即法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式也事見前此篇注 銑

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彥美士也動輪之寘謂墓

廣絕交論

無車馬之謁 也餘司善注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

寄命鄣蔦之地

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比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疇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柱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回曰藐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 自昔把

臂之英金蘭之友由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邵

成分宅之德

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實任去亡未幾子姪

漂流溝渠洽等視之依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苛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臂賢曰欲以妻子託朱生甚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同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然之孔叢子曰郇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濟曰同善注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烈治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

**嗚呼世路險巇** 宜一至於此大行

**孟門豈去慚絕** 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

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良曰嗚呼歎辭險巇薄也言到洽一何至此險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慚絕危斷 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 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  
**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

廣絕交論

**畏之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曰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楚辭後漢書曰皦皦者易行楚詞曰吸精氣而吐秀濁兮說文曰秀亦氣字 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秀獨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取畏也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 善曰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出班固賈逵傳殺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眾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

馬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  
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

所以播氣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

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

迴於天數將終歲旦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

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

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向曰此章前君象天

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迴

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

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五行錯而致用

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四時違而成歲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

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

天不私故歲成五帝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濟曰五行水火

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

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是以百官

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劉曰三才理通類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

敬怡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

左氏傳公鉏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大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

宮徵商羽角各處其類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

受也賢王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勉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

劉孝標注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劉曰夫鑑銖

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

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稱亦勝

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君當度

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鍾曰權科曰衡殆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劉曰夫鑑銖

重徑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

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稱亦勝

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君當度

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鍾曰權科曰衡殆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危也言力必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稱之故  
物重於鍾衡必折所墜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鏡曰由衡危

以為成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繩與履契所以垂美也

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

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自臣致力佐主常辭辭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蒼五臣本作倉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

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

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貫千丘園東阜爰受王肅曰失位無應隱

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東阜之聘爰委積之

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

命定命 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

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出世皆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

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

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并賢故俊乂無翹車之

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

詩曰翹翹車東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

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離而致於是遺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

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軻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齊曰此

章明昏主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

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

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

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

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五臣本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

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五臣本作

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

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

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居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

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廣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凌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春秋命歷敘曰丑德之運陳錄次相代也良曰此章明權在寵

臣則國危矣陸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

陵謂頽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

臣聞靈輝朝觀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彤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置於心

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置猶靈輝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類含

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麗許真曰灑猶況也

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觀見也

灑猶敬也程暈也夫田之朝見隨隙丈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

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置

之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眇立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

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

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真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天洗渭而劉之意去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平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

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  
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  
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  
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  
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  
也以爲汙乃臨也水而洗耳誰謂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  
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  
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取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  
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  
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  
光武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  
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  
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欽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  
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箕父也箕山名旣  
顯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  
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微之爲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綱  
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演連珠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具以爲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大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鐘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鑿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

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五臣本乘馬班如不

輟太山之陰劉曰美女之影不感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周易

卷之五

七

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嫱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栢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也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各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大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淫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

所思

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豈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出之委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

漢連珠

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王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鷗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鷗能飛不假風力鷗鷗夜見豈藉暎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鷗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鷗鷗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鷗鷗謂之老鷗鷗音休蚤音瓜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鷗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過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鷗之翻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取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循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取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惟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陶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去羈車未詳其言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賞晉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

演連珠

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

屢抱後時之悲

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喻朗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也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讒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天有日月知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

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百本  
作主字

善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俞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齊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疆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陽五臣本門之哭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

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辭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成不習也范昭顧謂平公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誨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觀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

演連珠

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樽俎陽門事同善注言此二人修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者適事精麗可施士奇適道脩短可命

劉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條門闕乎婁敬一古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告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麗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劉曰此言物有

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統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微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皆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效。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盛，此其驗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陽谷之爨；揮翻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緝燧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堯舜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

演連珠

曰：飛廉，風伯也。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陽谷，日出處。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翻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五臣本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

弘。劉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亞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主理人，不以貴賤而殊威德也。肅，嚴。普，偏。焜，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本道繫於神人

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之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

卷五十五

致也冷倫妙在其神效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出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冷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之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冷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繁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燧謂以明水滌築盛黍稷烜音燧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燿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蕪連珠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商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曰商教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直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匿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人悅解馬環之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訊言釋解也南荆東野同善注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直鋪陳其芳觀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艾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女宮安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

具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亦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  
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  
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齊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  
在者難繼也薰煙微驗燥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  
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  
音錄響由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文化乃滅也

臣聞託聞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  
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聞豈得施其巧密乎  
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  
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  
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麗其精重光以是吉  
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  
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聞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曰  
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輒形於聞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  
之德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貞觀而明之然日非尋  
捕聖非探願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蔽天疾風激水故奔流四凶而朝稔穰楚戮費馮而王道洽也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窮三苗於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  
馮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太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  
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馮將師盡成其族以說其國也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王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  
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極馮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  
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  
也劭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一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

所傾非假百五臣本里之操萬夫婉變非後西子

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劉

物之止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洽才不合時故也心者自足不假  
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纓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  
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  
繁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說曰此  
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順變  
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有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  
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  
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纓契而後成理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

所易是以利盡萬物不能觀童昏之心德表生

五臣本 無生字 民 有倫字 不能救樓寔之辱 善曰下愚由性非

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董升朱之心仲丘德冠

生人不救樓寔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

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樓寔寔寔不帝不煖墨突不黔 向曰

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制不可以力移也昂勉觀明也童

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微之時非

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

人倫不能免 已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五臣本 作昭字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

而謬 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數景有節尺圭可以知

武失之張魏 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于故天道可知

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濟曰此章明人

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

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

難明何者天道有定畧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眊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劉曰目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

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

滴連珠

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也優樂登徒御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戚異者是天理殊直造化自隔。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凌五臣本作凌字霄之節厲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列士貞女

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至免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擊乎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前通曰婦人有幽居于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

演連珠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相撥之君劉曰括頭鼓年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而之皆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

如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登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若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草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渝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堯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尚書

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謂殷也毛詩曰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弊也或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音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眾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相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

五九

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眾人被子路卓  
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莫蘇同睽蘇收察懸景

東秀則夜光與珉珉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

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劉曰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

而舜登庸哀公居竹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

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日明也廣

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矇奏功薛君曰無珠

子曰矇矇子具而無見曰矇夫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

歸于東起明于西鄰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

武夫類王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王者向曰此章明君

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

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矇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

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珉珉石名喻愚也換易也

困遲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醫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珉珉

咸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

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劬繼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

是以寸管下儀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劉曰十管黃鍾九寸之律以尺飛所

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

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

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

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

所動者其灰散入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儀猶向

也周禮曰土圭之法則土測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天有

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齊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

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儀向也謂捕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

以則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常影故觸形

能証日月不能逃而  
況人情能逃匿乎

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觀萬殊之妙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帶化之功不懷豁道難得而較也善曰文子曰事由琴瑟每終改調淮南

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無不應也畜積也

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己應人亦猶鏡也

臣聞祝故五臣本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

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

其會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眾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選也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棄也祝圍止樂之物聲小故也夫祝圍鼙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繫絃也言

演運珠

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

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

臣聞目無嘗五臣本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

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曰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

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

之龍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波寘曰及巔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鱉冠山陵魚吞舟吸涼吐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波寘曰及巔

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

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鱉冠山陵魚吞舟吸涼吐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波寘曰及巔

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

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鱉冠山陵魚吞舟吸涼吐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波寘曰及巔

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

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大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向曰此章明物各得其所以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祖槃也吞波大魚也此方有無日之憂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組登王鮪者不得待春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風起兮橫波王

逸曰衝波也言及遇險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鳴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簷瓚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唯我也良曰震風

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劉曰言屋係乎地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

產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翰曰疑止也舟牽水是動係乎靜則動貞劉曰言屋係乎地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

劉曰言屋係乎地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

演連珠

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統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

**悔淳化殷流盜路挾曾史之情**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驚

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

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史史魚莊子曰前曾史之行紺楊墨之口向曰殷盛也盜路東

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

遇淳化而廉潔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

**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獲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團誚輕薄之類風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

昭王亡其崎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太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崎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著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貴棄也墜屨忘簪同善注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恤蓋欲激厲流俗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百本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合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聞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劉曰商風票易本無與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合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公風東風也彌徧徧也峻高

演運珠

也夫秋麟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聞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

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

故微子視麥秀而非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太仿惶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以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須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官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貴鼓密而

含響即笛踈而吐音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齊物而已由求

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賁與鼗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鼗鼓曰賁即明踈通也夫鼓當為明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五臣本

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

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

於生臨川有投跡之哀以身輕於義女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

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自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

演連珠

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反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開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突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眾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曠深也

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拍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宏遠曠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總於眾聲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列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  
其人有則易亡則難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  
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  
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則淺深  
難察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  
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  
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畧曰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  
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  
難覩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  
法步推畧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  
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  
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熏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傾連珠

櫓善本作  
鹵字

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善曰言勢有極  
也虐暑涸陰之

隆不能易火水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  
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坵水凝火并為襄其勢暴也事如下  
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  
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曾連曰  
彼秦者棄禮義而止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  
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伐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  
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  
伯夷叔齊民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  
兮採其薇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暑  
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巨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  
海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水之性  
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疑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  
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全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之義白是不足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

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

寒木之心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履屨解蒙李軌曰陵雨暴兩也併莫經切蒙莫公切齊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猶雪不能凋松柏也淫侵也

卷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箴 銘 誄上

箴

女史箴一首

張茂先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良曰女史女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

茫茫造化一儀既五百本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

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翰曰茫茫廣大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

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也 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義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道也

言伏 家道以正而

本無王猷有倫

善曰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

也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發也 濟曰言婦德尚柔

善曰周易曰 姤 姤慎正位居室

順也 易曰含章貞吉也

善曰周易曰 施衿結褵 虔恭中饋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

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遠也 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

女正位乎內 良曰婉順嫕

靜淑善也 正位謂皇后也 施衿結褵 虔恭中饋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

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 褵與離

古字通也 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翰曰褵纓也 虔敬

也 中饋酒食之事也 女嫁母施衿結褵曰勉之敬之也 肅慎

爾儀式瞻清懿

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 樊

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和音志厲義

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

高而二主易心

乃不食禽獸之內曰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

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

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 女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

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儀上辛虎園鬪獸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

無畏知死不悛

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媛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

問何故當熊媛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

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齊曰能猛獸也 美女曰媛 班妾有辭

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吝也 吝惜也

善曰漢書曰 割驩 班妾有辭

割驩

五臣本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

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以乎 良曰

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割歡者防慮微遠也餘同善注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

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善曰長拂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崇猶塵

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善曰

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曰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

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豈矣家語孔子曰容

不可不飾也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

言興德如為山之難廢似蹊機之易也向曰飾容謂理裝梳

也飾性謂性之不飾或後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

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容者尚書曰惟

德則為聖人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

衾以疑善曰周易子曰民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女史箴

違之况其邇者乎又曰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夫

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曰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榮辱在出言善惡也勿謂幽昧靈監五曰本無象勿謂玄漠

神聽無響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為於闇靜之處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善曰周易曰坤神聖盈而福謙

天道惡滿也無恃爾貴隆者墜善曰揚雄解嘲曰炎火者

盛也墜落也鑒于小星戒五臣本彼攸逐善曰毛詩序曰小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

所以逐也翰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前羣妾隨夫人以

次序進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人之道比心螽斯則繁爾類善

毛詩曰螽斯羽訖訖兮宜爾子孫振振子銑曰螽斯蛇歡

十之五

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

然先亂毓災災毓厥性韋昭曰畏黷實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媵弟專寵十餘年文皆與子也

向曰過分曰黷言歡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

損理有固然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盈滿至此理之固然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者也

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善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良曰翩輕也言治容求好美者入各自為美懷輕薄之行則自取尤過

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翰曰言為妖冶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結恩而中絕者皆主在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善曰大公金匱師尚父謂

女史箴

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也 銑曰翼翼矜矜小心貌與盛也 靖恭

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 五巨本 敢告庶姬 善曰毛詩

位好是正直 又由毛萇詩傳由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

於汝身司主也 庶姐喪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

憂奮實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特固隨實憲行

逐作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 五百五 車騎將

軍實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實憲

元又曰實憲字伯度

女弟立為皇后實憲和遷侍中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

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

言見敬信於君故升

謂登輔翼也

為三公使輔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乃與執金

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此明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吾與實憲北擊匈奴大破之

左氏傳臧儋伯曰三年而治兵杜

預曰三年而大習出口訓兵

向曰耿秉為執金吾御禁也朔

方北

善曰毛詩曰

鷹揚之士爰該六師

惟師尚父時

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貌

如龍如龍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

暨南單于東胡烏相西

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

善於該備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蘭尸逐侯鞬單于也

善曰南單于休

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實太后從之

良曰暨與也與

戎羌君長合擊

善曰毛詩曰元戎

馬彪續漢書曰輕車

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

剛車者先驅殺梁傳曰長轂五百乘亮雍曰長轂兵車也

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奮雷鞭駮雷輜

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善曰輜車也言兵車之眾如雷聲也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以威神

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

行陣

向曰位臨也謂勤八陣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善

之勢以威神臨之餘同善注

漢書曰發鬻方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

遂凌

本字

高闕下雞鹿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

臣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善曰毛詩曰元戎

善曰輜車也言兵車之眾如雷聲也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善

燕然山銘



一勞者不久佚不勤費者不永軍刊石削鑠舒王師兮征石即請立銘也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鑠舒王師遵養時

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善曰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相土列烈海外有載

師征伐荒裔絕於凶虐也負其遺兮巨地界封神兵

兮建隆竭善曰說文曰竭立石也竭與竭同音義曰渠烈也竭碑也建隆也隆高也竭碑也

也言黃帝之年威振萬世熙帝載兮振萬世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向日熙廣

也言黃帝之年威振萬世

###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善曰東晉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

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瑗卒濟曰瑗兄璋為人所殺璋家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作出此銘以自戒當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餘同善注

燕然山銘 座右銘

燕然山銘 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愛施慎

勿忘善曰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忘也世譽不

足慕唯仁為紀綱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傷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而動諉議常理何能傷人乎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善曰越絕書危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銑曰臧善也

涅貴不淄暖曖内含光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

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向日是黑尼也尚黑也暖曖曖曖貌言在俗不染外如

層林内含柔弱者徒老氏誠剛彊善曰老子曰人

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以長剛強

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以長剛強

者先亡也 濟曰老子六柔弱生之 行行鄙夫志悠

悠故難量

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

貌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良由行行剛彊貌鄙夫謂庸鄙

之入也言庸人為剛彊之志悠悠然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善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善曰王善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

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

巖巖梁山積石我我

善曰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

劍閣銘

也 濟曰巖巖積石貌梁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音波善

山梁州山也我我高貌 尚書曰岷嶓既藝 良曰屬綴皆連也荆衡岷嶓皆山名 南

通印楚 北達襄斜 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印蜀郡西

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 輸 狹過彭

碣高踰嵩華 善曰劉勰林蜀都城在岷山都安縣有兩

碣石海畔山也 統曰彭門碣石二山 惟蜀之門作固作

鎮 險可向大固為鎮 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善曰酈元水

成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 窮

地之險極路之峻 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

險極道路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

之峻也

晉

善曰開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見之  
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翰曰蜀人負  
此險固故遇蜀則逆而拒之逢時清則順而歸之開 秦得  
謂漢未塞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會平蜀而開之

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善曰漢書田  
肯賀上曰陸

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戰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銑曰秦地險以一萬之眾可敵百萬故能吞諸侯也齊亦負海

之險以一萬敵十萬故能疆大也田生謂首 矧茲狹隘土

也獻籌謂獻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 一人荷戟百

之外區

也言其土地自在區域之外也

夫越

七余反善曰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  
越不進貌言負其險阻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善曰漢書

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善曰漢書  
齊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 昔在武

齊也 良曰蘇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險也

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

劍閣銘

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  
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

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  
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持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  
敵國武侯曰善 翰曰喜歎也同善注洞庭湖名孟門山各不

祀謂不得祀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

其先人也

敗績 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又曰左氏傳曰凡師  
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也 公孫既滅劉氏銜璧 善曰

難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 公孫既滅劉氏銜璧 善曰  
後漢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

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  
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縶自縛詣壘門左氏 覆車之軌無

情曰楚子圍許僖公而縛銜璧 向同善注

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  
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

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亦不遠齊曰言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誡也

###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

善曰劉瓛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以篤學善屬文仕至大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東帛朝野榮之良曰同善性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

五臣本作者字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

黜夏政

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

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

異於于戈而畧緯冥合天人啓其鉅克明俊德

大庇生民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于戈也言揖讓于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

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皆

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于戈說文曰畧

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其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

駟曰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畧影也緯星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

啓開也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于戈而伐其道雖殊至在

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

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英國而君臨之向田季末也昏闇暴虐也謂齊東昏

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

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

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善曰六韜曰紂患刑

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  
墮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  
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親離難  
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齊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人加於然炭之  
上東昏侯之酷暴其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嗜累足  
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  
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歎而  
無所託也

**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  
**神提**是萬福善曰我皇帝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  
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  
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  
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毛詩曰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良曰我皇謂梁武帝也拯按操執也斗極之  
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  
焉翼敬也提猶足也言敬神祇以取多福也

**於是**善本無  
謂舉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  
謂舉

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  
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今以高祖督  
前鋒三年十一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西徽京師東都賦曰龍飛  
白水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廣庭尚書曰黑  
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  
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脩許昌宮賦曰曉發低回天行  
地止翰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  
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  
也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  
也

**從人祇響附**善曰命旅普眾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  
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  
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統曰旅眾也高  
祖斬白蛇屯黑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為鳥此聖人之  
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  
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

**穿胃露頂之豪箕坐推髀**  
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善曰博物志曰昔禹  
平天下會諸侯會稽

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  
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  
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按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  
生是為穿骨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擘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  
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射行東向而朝漢書  
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  
豪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頃請奮其旅于  
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  
天之墜兮士爭先 向曰穿骨露頂西南夷之風也箕坐推髯  
南越之俗也接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  
擊無道也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德離德子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  
庸岷謂蜀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善曰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  
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步騎士來嚴然鼓一曲為一通

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良  
曰赫盛貌秣養訓教也言帝於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  
之渠皆泥其 弘舸連軸巨艦接艦 鐵馬千羣朱  
頭面以降也 善曰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艦接艦鐵馬鐵甲之馬  
旗萬里 范擘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  
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李陵與蘇武書曰雷  
鼓動天朱旗翳日 翰曰弘巨皆大也舸軸艦艦皆舡也鐵甲  
也言水陸 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  
發軍也 善曰

刀士無遺鏃而 善曰  
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送謂太傅  
曰卿直以折簡召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  
也盧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准曰廬九之間流弱兵死  
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王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  
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  
統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

善曰

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樊鄧巴於是流湯

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善曰六韜曰

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

易為力其勢然也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革車近次

師營商牧革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

垂集壘漿塞野簞食盈塗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兵車

信為次尚書曰王至王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

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

相望於道覆案梁華又在南王山書曰越女攜幼扶老以歸聖

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

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齊曰革車

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鬻壘笥也

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笥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岐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

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善本農不遷業市

無易賈五臣本作價字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

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計

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論曰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

人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入大悅農不去疇商

不變肆也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暴周今

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

復其業也農市之人各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

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

領王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

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苑疇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

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奏羽檄重迹

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翰曰四隩四方也

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書更至也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

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

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決辰獨夫授首善曰班固

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

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許馬援寃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

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統昌言曰運

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宮恃其

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日十二辰

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

以黃油裹首繼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撤蜀文

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

儀也僭失也言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

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

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

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

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

珠反諸侯之玉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

綾紃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

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

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

之曰王廉於財向曰楚棄綺寶謂崇儉也帝王

記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玉於諸侯人咸喜也

指麾而四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

功均天地明並日月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生之所以指

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

於祀封殷人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昏

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

班固

善曰

范曄

又光

昌言

曰宮

恃其

德殿

其夜

撤蜀

文

天子

容儀

也張

良

言易

也張

良

言易

也張

良

言易

也張

良

言易

也張

良

善曰

班固

善曰

范曄

又光

昌言

曰宮

恃其

德殿

其夜

撤蜀

文

天子

容儀

也張

良

言易

也張

良

言易

也張

良

言易

也張

良

言易

也張

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  
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受納者言升為天子  
類帝裡宗

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尚書曰

曰肆類于上帝又曰裡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  
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  
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  
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  
君不諸夏之云也  
翰曰類裡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器也  
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也諸夏  
中國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淑謝中丞章  
曰懸法象闕班政向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寇討之  
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  
刑平國用中典也  
銑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  
上策謂降敵也

刑平國用中典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

國同川共穴之人  
五臣本作民字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  
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

蠻夷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  
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  
奴力能彎弓蓋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漢書烏孫  
公主歌曰穹廬為室方旄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表揚之域  
共川鼻飲之國  
向曰  
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

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郭河西無警  
善曰喻巴  
蜀文曰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紂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  
曰厥角叩頭以額龜駝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  
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秦澤謂應侯曰公  
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驛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  
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  
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音銀謝承後漢書  
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濟曰交臂屈膝謂臣服也厥  
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  
也罷郭無警  
言晏清也

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

息此狼顧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

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良曰乃正六

通近肅清也鹿駭狼顧喻賊警擾也忘息言無也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善曰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

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天武尚書曰修五禮

孔安國曰五禮古凶賓軍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

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翰曰六樂六代之樂置博士

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

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

學如市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

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園

朔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

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

賣買號槐市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

教詩之所也款也言也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

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

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善曰漢書曰序禮記曰立

卿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

卿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

卿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

卿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

卿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

卿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

卿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

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

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丘園丘皆祭

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也錄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

法皆次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

叙也

禮讓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濟曰言庠序之教臻侍子化洽

與故學者如順風而靡皆歸之於梁也

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

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

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

伊秩營王來入就學東賦由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

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

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天

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

方之面也靜貞謂無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其美

備也簡略也皇厚也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

剪截允執厥中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

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剪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翰曰規法摹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事

有煩亂人者皆芟平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

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善曰左氏傳曰司鐸

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

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

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銑曰哀公三年火季相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

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戴記顯

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

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善曰禮記戴聖所傳故

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

妙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化為松

栢向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注同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

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

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壙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又曰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

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

濟曰海岳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

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

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

穀生再鳴五穀熟醉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

翼舉頭數尾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縣法善

良曰皆闕名也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縣法善

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冤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或以

布教于邦國都鄙表叔謝中丞章曰縣法象闕翰注同或以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

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栢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峻嶒有帝

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

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栢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峻嶒有帝

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

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

栢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峻嶒有帝

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

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祭重也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

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

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善曰漢書曰

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

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

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

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上闕高壯可從苑之王茂弘弗欲後

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

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以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

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向曰浸漸

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貌鴻大烈業湮沒罕希也晉以牛頭

山兩峯以為大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末乃微弱乃

命審曲 有直字 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列魚瞻

星揆地輿復表門草創華闕 善曰周禮曰或審曲而

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

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

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蓋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

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

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曰匠人

建國求地中置槩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槩古文臬假借字也周

禮曰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

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

嶢闕於闔闔論語曰裨諶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豐

冠山之朱堂 濟曰審察也諸祭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

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

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 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

言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 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

善曰天紀星紀也在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

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

良曰太簇乃 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

正月律也 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 善曰劉璠梁典曰

代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

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籌

大八十九

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物觀雙碣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坂而行以表敬也

**之容人**五臣本識百重之典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疎以

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里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善曰都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謀曰赫矣陳

**爰命下臣式銘**善曰都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謀曰赫矣陳

**磐石**濟曰下臣倂自謂式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善曰此言

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鷄在焉良曰建立也洛水名涘水

**居因業盛文以化**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

**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

**青蓋南洎黃**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

**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

**常與茲雙起**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

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

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洛各為帝宅也

易曰後得王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

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

都江南皆無闕故使法

無所懸書無所藏也

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

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不亂之道也百常觀名雙起雙闕也

**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  
翠微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交駢對幌蜀都賦曰鬱參蓋以翠微一濟曰偃蹇魏魏壯大貌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

**布教方顯**  
又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浹日而斂之委篋謂藏書也

**棟勢超浮柱**  
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崑其獨出西都實曰重楨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棟芳袖莫莫而扶傾翰曰鬱崑穹隆壯大貌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也

**色法上圓制**  
善本亦負模下製二字

**模下**  
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善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賦曰上規圓以穹隆模法於天地也俛俯也周望原隰俯臨煙雨言其高也

**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入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白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  
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崑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齊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

**哉華觀永配無疆**  
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崑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齊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刻也

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瓛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朏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度無准

善曰周易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頃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觀象於天未分

明暗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維法也

義用

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土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揆景測辰

微曰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

夜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

用遠也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

禘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共九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以壺表井也 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微巡宮也 戒井謂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 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

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

子侯 殄滅攝提無紀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

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

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聖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濟曰司歷主

歷之官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 衛宏載

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

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

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

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一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孫綽之銘空擅岷玉**

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岷山

綽作漏刻銘靈珠岷玉喻文章英也言此一人虛擅其文而無益

**弘度遺篇承天垂百**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全施行

二人並為漏刻之法百意也

**布在方冊**

善曰李弘度向承天禮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也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

**譬彼春華同夫海菓**

善曰春華言其文麗海菓譬其無實空宿戲曰摘藻如春華晏

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

刻漏銘

黃布放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海菓同善注言何李法亦無實也

**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

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米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郊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寧可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善曰蕭子雲以字人垂教也

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所造故本出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善曰陸機漏

自會稽會稽郡名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善曰陸機漏

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涇也

**六日無辨五行不**

分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後年以午冬至至衛宏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

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

**歲躔闔** 於茂月次姑洗 善曰太歲在戌曰闔 禮記曰

**皇帝有天** 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 善曰夏諺曰吾

休尚書曰商俗靡察利口惟賢 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善

良同善注變易也言易齊政也 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鼇之足以立四極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

也 翰曰言齊天地壞 絕而梁武帝能補柱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善曰禮斗

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

使獻靈膠四兩吉兆毛康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

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習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

蘊而貢神香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銑曰夷

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 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

**坐朝晏罷母且晨興** 善曰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

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 向曰晏

晚晨早興起也言 天子勤政理也 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 善曰集

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齊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 以為

掌祭祀夜鳴且以詔百官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

**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善曰左氏傳張遷曰火中寒暑乃

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良曰星火心

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

常 時垂啓閉箭具 銜銖 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

曰八兩為鎰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翰曰啓 爰命日官

開以箭漏水也言舊漏壺箭失開閉長短之節 草創新器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

檢

刻漏銘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

濟曰則法也故壺用金

建武遺臺咸和餘并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

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不所造也

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蠹朽爛也并差也

方負

五巨本作

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

而形負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成

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甬吐水無帶咽

甬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

水也吐謂筒納於壺也

變律改經一皆懲革  
善曰蔡邕律歷

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一也

律法經常徵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

皆定改

天監六年

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

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善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則表

候陰謂土圭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向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影候陰

漏刻銘

也

氣

不謬圭撮無乖忝累

善曰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忝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忝一累十累一撮撮麤括切

又

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曆沛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也

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

移筭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

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大歷疎闊中最為微近又曰溥子凌渠覆太初歷晦朔故望皆最密也

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滿虛損也餘同善注

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

德

五巨本作

而稱也

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功非一

昔嘉量微物盤

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

孟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

孟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孟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孟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孟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孟書者其傳  
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爲誠法或於鼎名曰  
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向曰周禮栗氏爲量銘  
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孟者黃帝之史書盤孟以爲戒昭明  
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 功以爲銘典於上也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

**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在  
南子曰大文夫恬然無爲與造化

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論語此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又  
曰周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濟曰

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  
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 **數倍楹席**

**事百巾机** 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于大師而作席机  
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孟之

戒言也 良曰勲功也 楹杖机架也太公有楹席巾  
机之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 **寧可使**

**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竟  
舜而推之爲兄也蔡邕銘論曰昔

乃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  
齊其功路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漏洛邑之義 翰曰曾

漏刻銘

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啓鑄鼎之  
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 **金字不傳**

**銀書未勒者哉** 善曰崔玄山嶺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  
持仙錄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撥惡劉

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  
邈乎昭備 銑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 **乃詔小臣**

**爲其銘曰** 善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勅書辭曰故當  
云銘 向曰此銘字初爲辭帝改爲銘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善曰周  
易曰日

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之兩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莊  
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其  
來無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之道天官希能代也 **乃置挈**

**壺是惟泚載氣均衡石更止權槩** 善曰尚書曰有  
能奮庸熙帝之

載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高誘曰角  
平升桶權槩皆令均等也 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稱也權槩  
斗槩也言置挈壺以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善曰莊子曰  
世喪道矣道

喪也矣出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良曰時道交錯喪亂故禮教法術銷散亡滅也

**水火爭倒衣裳**

善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

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刺失明暗擊刀并次叢木乖方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

康曰以銅作錐受一升書炊針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標鄭玄曰謂擊標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謂打更木也并次乖方言失常也

**皇**

善曰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內襲**

濟曰次敘襲重也方

**注陰蟲吐翁**

善曰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注陰蟲承瀉

漏刻銘

遽遷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龍承之作蝦蟇銜承蓋而吐翁之

善曰呂氏春秋

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

善曰

鬼出神入

善曰

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滿之絲逝若垂天之電

善曰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觸之抽絲幾發之疾如激電也

善曰

**眼無留眄**

善曰

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比肩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

善曰

別天時早晚

善曰

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比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善曰

不知五臣本來日無五臣本藏往分以符契至猶

影響善曰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向曰道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

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

隨於刑聲合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昏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卷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真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英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晨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生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

竟為天子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寅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生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於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庭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為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帝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成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歷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也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權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善曰詩祀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翰曰言合昏况我神造通幽洞靈善曰陸

賦曰來象神造循鬼之變銑配皇等極為世作程善曰陸

曰洞通靈神也神造謂漏刻也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向曰皇天也極謂此極星也言配皇天之法也程謂法也

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也程謂法也

漏刻銘

王仲宣誄一首并序

曹子建齊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曰穹天也皇天之神不察視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善曰淮南後漢書桓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出又曰史記華陽夫

誰謂不痛善本早世即冥

存亡分流天遂同

朝聞夕沒先民所思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

也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

我明詰之人乎何天神地

祇而殲滅之吉謂善也

人婦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

曰傷亦痛也零落也言痛其早死也

期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緣於命也

於死

向曰先人古人也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

以送之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也旌雜帛為物

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揚雄元石

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旒又曰孝經曰哀以送之齊曰素旗

雜帛為之即今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善曰史記曰魏

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良曰猗歟

歎辭侍中祭官也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

功封於畢是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

謂畢公也

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善曰史記曰公高而齊由畢萬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

卜偃曰萬病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

俗記曰俊儀駘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

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

王仲宣誄

之末胄也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

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

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疾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

純曰斯氏王氏也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曰滋繁烈業也

條葉謂子孫也秦有王離王五刑之

貴也漢有五侯會遭陽九炎光中朦善曰漢書曰陽九

之盛是揚聲也厄曰初入百六陽

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畜炎上

之烈精察豈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朦謂曹王莽之亂也說文

王仲宣誄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龍也向曰梁曾祖龔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本作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善曰尚掌字

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濟曰命皆翼輔統類也太尉謂龔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能順從

天靜人五臣本和皇教遐通良曰言能使天

教遠通也伊君顯考奕葉五臣本佐時善曰魏志曰梁父

長史翰曰伊惟考父也亦不絕之稱入管機密朝政以

治善曰張衡四秋詩序曰又甄幾密出臨朝代庶績咸熙

善曰梁父無傳其官未詳尚善曰庶績咸熙向曰君以淑

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

王仲宣誄

讚微言善曰孔叢子哀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

仲尼微言也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梁有善美能繼祖父

大業也洽編幽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

先聖之書也文若春華思若涌泉善曰答賓戲曰擿藻如春

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閑明也

棋局逞巧博奕惟賢善曰魏志曰梁

梁為復之甚者不信以肥蓋局使更以他為為之用相比不謬

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

已統曰棋局逞巧謂梁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

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

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

於長

安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善曰魏志曰黎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故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瑋七蠲曰翕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濟田阻艱謂曹董卓作難也翕然鳳飛豹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此喻黎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諫云振冠南岳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也鄙陋鮮明也南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善曰列子曰比宮子底其蓬室若廣廈之陰也翰曰干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善曰我公魏太祖也奮鉞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荆州也荆人或違陳戎講武

王仲宣諫

武習射御向曰或違亂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

君乃義發筭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黎勸表子琮令降太祖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筭謂善度知其強盛也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

善曰相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室也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

若稽顙漢北

善曰漢善南郡有編郡縣音義曰編音鞭郡音若

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善曰魏志曰太祖辟黎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向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實善黎之功明舉京國也金龜紫綬謂辟黎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勲也勲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善曰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史記廉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濟曰靡無卓高峙立也言

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乃署祭酒與軍行止善曰魏志曰後

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良筭無遺策善曰魏志曰後

畫無失理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

也我王建國百司雋義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

爵為魏王使置百官又君以顯舉秉機省闈音太

理也謂雋理之人也蟬珥貂朱衣皓帶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

之事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插皓素也入侍惟

惺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謫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

帝側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禰衡顏子碑曰

秀不實振芳風濟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世也

盛貌嗟彼東夷善曰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

王仲告錄

我師徒光光戎路五臣本霆駭風徂君侍華轂

輝輝五臣本王塗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

曰統文三事以清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侍騷動擾亂

也光光武貌戎輅兵車也言吳國侍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

侍華轂輝耀王塗也思榮懷附榮彼來威善曰言仲宣

在襄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傲外蠻

夷歸附其感信也南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言祭思

其榮故來附魏王伐吳亦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

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銑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

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謂祭從操伐吳路病而卒也

翩翩孤嗣號慟崩摧善曰蔡邕表成碑曰呱呱孤嗣含

也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善曰

曰登山長望中非怨彼青青泣如頰向曰軫哀風興感

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鳴呼哀哉魚失

水鳥忘栖言哀感之深也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善曰丹青二色名言

也植自言與梁耕密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善曰毛詩曰

鼓瑟琴又曰知伊人矣不求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向曰

征行良曰友生謂朋友也如何奄忽棄我風零濟曰奄遽風感昔宴會

志夕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弊五臣本人命靡

常吉凶異制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深乾圖曰利害

戲為初與梁有戲言徹路此躓五臣本之人孰先隕越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上翰曰此歡則前宴何

王仲宣謀

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

疑求之明據僅獨有靈游魂泰素善曰春秋考異

存亡有象又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銑曰言何寤梁乃

明據也泰素夫也儻獨有神靈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

當游於天蓋梁有水仙之言也登景雲要子天路善曰孝經接神訣曰德至山陵則景雲

天路濟曰植言子之魂神遊於天我將喪柩既臻將反

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喪柩既臻將反

五臣本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善曰說文曰輜喪車

悲鳴五步一彷彿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虛廓無

見藏景蔽形孰去仲宣不聞其聲善曰梁簡謀曰

其音翰曰廓空也延首歎息兩泣交頤居盈反銑

藏景蔽形言不見也

位言泣下如 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

兩而交頰也 善曰莊子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徇名 善曰莊子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死於求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

生也榮其死也哀 濟曰孔甚也言 貢曰夫子其

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其榮也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楊隆為荊州刺史是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

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善曰

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又曰楊肇碑曰肇字季初榮陽人封東 夫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 善曰左

氏傳師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

而下無覬覦也又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銑曰諸侯

稱家言能選任賢 周殷尚父殷憑太阿 善曰太阿阿衡

才是以政教和也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 向曰憑依

也尚父太公也 左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殷而 殷依之以

致和平也 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

牙謂為將軍也 忠節克明茂績惟嘉 善曰尚書曰予

績一良曰克能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

首未華 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

遐遠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首肅清遠 翰曰宏略道

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末白而至卒也 銜恨沒世命也奈

何嗚呼哀哉 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曰銜恨黃

曰銜恨功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 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

然之身没名垂先哲所躋善曰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没而名不存也

曰哲智疑是也言身死善曰周書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日謚者行

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濟曰論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也敢

託旒旗爰作斯誄善曰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旗良曰旒旗謂銘旌幡也古人

用以書德行爰於也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善曰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

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生侯號曰楊侯也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采於晉之陽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

或稱侯號曰楊侯肇則其後也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善曰尚書曰公稱不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統曰奕世相連不絕也丕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

揚州詩

天猷五臣本漢德龍戰未分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猷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

其血玄黃向曰龍戰喻羣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善曰

傳曰鄆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誅左氏

章而附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濟曰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烏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五臣本

策名委身善曰左氏傳仲尼曰烏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在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狐突曰奮躍淵塗跨騰風雲善

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良曰言翰曰塗泥跨躡也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

言肇父格禮魏之任用如龍之奮躍淵泥或統驍

騎或據領軍善曰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格

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統驍統領也驍驍肇祖也領軍肇父也篤生戴侯茂德

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日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

構向曰篤厚纂承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弱冠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

味道無競惟時考實蒸蒸友亦怡怡善曰禮記曰

弱冠相譚香揚雄書曰子雲動味道腴又曰毛詩曰無競惟烈

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弗格蒺論語子曰兄弟治怡如也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然不競名多才豐

利於時人也蒸蒸進也言為孝曰進怡怡和順貌

藝彊記洽聞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且多才多藝孔叢子

多也洽編也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善尺牘必珍

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吞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

垠又曰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翰

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足不輟行

也與人尺牘皆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又書也

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善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反曰

倘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又曰肇碑曰嘉平初除軹

猶開散玉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縣令化行邑里

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善曰肇碑曰肇遷治

風化也惠愛洽編也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惟此大理

書侍御史言肇自軹令徹登此官而肅朝命也

國之憲章君蒞其任視民如傷善曰肇碑曰肇兼統

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逢滑曰國

之興也視人如傷翰曰肇將兼大理之任憲法也蒞臨也視

民如傷言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善曰尚書周公曰庶獄

重人命也庶慎銑曰庶眾辟法

楊州州誌

三五

並漢法官也言聲之參聽與之齊也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善曰聲碑曰除野王與農中郎將魏略曰

王縣齊曰警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野王縣名也倉盈使億

國富兵彊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使推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良曰盈福也使亦倉屬十萬曰

億倉稟實故兵彊也煌煌文右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

弼善曰肇碑曰文右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於朝曰煌煌明也文右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資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善曰肇

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胃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

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傳曰諸侯亦散散與紱古今字同

紱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

魏氏順天聖皇五臣本作王字受終善曰

魏氏州詩

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于晉嗣王而

晉王受其終命也善曰肇碑曰烈烈揚侯實統禁戎善曰肇碑曰

戎武衛齊曰烈烈盛司管閭闔清我帝宮善曰晉宮

貌統領也禁戎禁兵也善曰晉宮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索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良曰同主營衛也閭闔洛陽

城門言主門蓋清淨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善曰國語內

帝宮以備非常也善曰國語內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翰曰苛慝謂亂謂督勳勞

班命彌崇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

進封東武伯故善曰肇碑曰茫茫海岱文化未周滔滔江漢疆

場分流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文化洽矣又曰毛詩曰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向曰茫茫滔滔廣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荊州文化

道化也周被也疆場分流  
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

東莞官乃牧荊州  
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

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特惟揚擊而巳東  
折衝萬里對揚

王休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祖

對揚王休良曰折衝衝突也言可以摧突  
聞善若驚疾

萬里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  
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黎中上疾惡若讎

又曰左氏傳倉葛由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

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翰曰若驚恐不  
畏逼將乘讎豐席卷南極

善曰班固高紀曰乘讎而  
凶後謂孫皓也偽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

令迎闡羊祐遣荊州刺史楊肇擊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

楊荊州諫

庶人言肇初乘闡之  
繼襄糧盡神謀不忒

善曰吳志曰  
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牙等徑赴西陵

勅軍營更築殿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

台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

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胤胤等引還抗遂陷

西陵誅夷闡族向曰襄紉也言留慮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

謀之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桓

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也濟曰君子引曲於已推

直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子  
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良曰咎罪也讓

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旆謂還國也黜退

也言以  
退守丘瑩杜門不出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

罪退也

朝請

翰曰丘瑩瑩墓也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曰毛詩曰采芣衺衺搢紳升堂入室

為詠漢書曰張棟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 善曰衺衺

也衆多貌搢紳衣冠之類 位賤道行身窮志逸 善曰衺衺

也賤黜也言肇爵位賤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 弗

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 善曰毛詩曰

哉 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又

也 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 子囊佐楚

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

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勤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

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也 伊君臨終不忘

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 善曰言朝有思君 朝達 善曰

本作 厥辭夕隕其命 善曰言朝有思君 朝達 善曰

嗟悼寵贈衾繆謀德策勳著終定 善曰筆碑曰

焉遣謂者祠以少牢蓋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蓋誄策

應劭曰賜與蓋及哀策誄文也 向曰悼傷也衾單被襖衣服

也 濟曰筆費天升追其 羣辟慟懷邦族揮淚 善曰毛詩曰先

功祭以少牢蓋曰戴侯也 羣辟慟懷邦族揮淚 善曰毛詩曰先

孤嗣筆子也疾 赴者同哀路人增欵嗚呼哀哉 善曰

病察官悴憂也 赴者同哀路人增欵嗚呼哀哉 善曰

欵江之 余以頑敵覆露重陰 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

餘聲也 余以頑敵覆露重陰 善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

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

三十一

揚州詩

也。向曰：余自謂也。頑蔽猶愚也。露闇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也。**仰追先考執友之心**。善曰：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濟曰：考則岳父言我追思父之執，友更增痛切。

**俯感知己識達之深**。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知己言戴侯知我之心。承諱切但涕淚霑襟。善曰：楚詞：而我亦識達其深也。遠聞之故云承諱切但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

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沈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楊仲武誄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善曰：肅

也。戴侯楊肇也。潘岳楊肇碑序曰：肇曉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注曰：楊恪字仲義，曉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康侯楊潭也。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潭也。八歲喪父其母。五百本有曰：字鄭氏。

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光祿勳密陵成侯，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濟曰：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

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又王家。良曰：保安，又理也。艱難謂辛苦也。戴侯康侯多所論著。

又善草隸之藝，予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善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其軌跡皆用模。法於祖父也。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

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

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

曰菲薄也。銑曰舅氏謂鄭家也。言能約儉菲薄出甚以為奇。若乃清才雋茂盛德

日新

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向曰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也。

吾見其進未

見其已也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齊曰已上也。

既藉三葉世

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

善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伉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往歲

卒於

五臣本

德宮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翰注同。

喪服

周臣

必有此亦款誠之至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翰注同。

苟人

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

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

春秋二十

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

向曰苟且春秋二十

易仲武詩

九元康九年夏

五臣本

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

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

五臣本

熙隆

濟曰奕累熙與也。言累世興盛也。

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

終

世不獲久享君德。揚舉休美也。若父也。終卒也。

各器雖光勳業未融

篤

生吾子誕茂淑姿

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

克岐克嶷知章

知微

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知微知章。銑曰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

明微也。鉤深探賾味道研機

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

極深而研幾也

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探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也。匪直也

人邦家之輝

善曰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備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翰注同。

子之邁

閔曾未亂騷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亂毀齒也埋倉曰髮髮也良曰溝遇閔病曾則也亂毀齒也髮總

如彼危根當此衝焮五百本德之休明靡幽

不喬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歟幽亦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向曰

芳雋聲清劭音韶協韻德之休明無有幽而屬亂朝也弱冠流

惟榮爾宗惟萃初秉殊操違豐安置撰錄先訓

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曰違避豐盛置之也先訓祖父舊作之

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

終如始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濟曰穆和矧

爾休爾戚五臣本如實在已善曰新序曰

揚仲武誄

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良視子猶父不得猶子五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昊景西望子

朝陰翰曰日昊景西望自喻將如何短折背世湮沈

嗚呼哀哉善曰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

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

母善曰尚書曰王曰病日臻既彌留毛詩傳曰善父母為孝

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善曰毛

同生悽悽諸舅善曰莊子曰我數數道而哭之春

春

蘭摧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令芳委

耀五臣本毀壁摧柯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

也太女經曰破壁毀珠逢不幸也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

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純曰德宮仲武

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披帙散書

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

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

所依及所寫者玩日也思望涕沾巾龜筮既襲塋隧五臣本既

終也淨淚也巾衣襟也揚仲武誌

開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

襲因也聲類曰塋墓隧也痛矣五臣本楊子與世長乖朝濟

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善曰毛詩曰

頡頏徘徊雲鳥不進貌臨穴水五臣本訣撫觀盡哀善

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栗社頡頏左氏傳注曰觀棺也遺形莫

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善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道

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頡頏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大山眾山所仰

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